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唐鍾馗平鬼傳 第二回 煙花巷色鬼請醫

話說無二鬼同眾鬼飲酒中間，只聞叩門聲，急遂叫外鬼去門內探聽。這外鬼來在門內，細聲問道：「外邊何人叩門？」門外答道：「我奉周老爺差來，有急密事，要見無二爺面稟的。」外鬼回稟，無二鬼令開門引進來。那人來到風波亭上，向無二鬼道：「家爺命小人來面稟密事，不知可有僻靜所在否？」無二鬼遂將那人引到內宅。那人將閻君命鍾馗之事，附耳低言，細細說了一遍，折身就走。無二鬼親送出門去了。無二鬼回至風波亭上，眾鬼一齊問道：「此係何人？周老爺是誰？來稟何事？」無二鬼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今日眾兄弟幸會，又結了生死之交，月下談心，酒逢知己，正可作徹夜之飲。不料想竟是好事不到頭，樂極悲生！」粗魯鬼起身拍掌大喊道：「到底是為得何事？快講，快講！還有這些咬文嚼字哩。」無二鬼道：「那周老爺住在咱這縣城北黃堂村，幼年也是我輩出身，因才情高超，趁了萬貫家私，改邪歸正。在閻君殿前新乾了一名殿前判官。現在聽用，尚未得缺。來人是他長班，說周老爺昨日在閻君殿前站班，面見閻君將一個不第的進士，姓鍾，名馗，封為平鬼大元帥，領了四名鬼將，前來平除我們。我與周老爺素日相好，叫他偷送信來，令我們躲避躲避。」楞睜鬼道：「二哥放心，料想鍾馗不過是一個文字官耳，能有多大神通？」無二鬼道：「閻君又撥給他四名鬼將，如何敵擋得住？倘有不測，悔之晚矣。」噉蕩鬼道：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難道說我們坐以待死不成人！竹竿巷裡有一位下作鬼哥，與我最好。他的嘴也俐，口也甜，眼也寬，心也靈，見人純是一團和氣，低頭就是見識。將他請來，計議計議，包管這場禍事冰消瓦解。」無二鬼道：「愚兄也與他相好，昨日我也邀他過節，他說家中今日上供祀先，所以未到。」賴殆鬼道：「如此就差滑老七去請他來何如？」滑鬼道：「弟不能去，一者路遠不熟，二來步履艱難，三來我並不認識他。」賴殆鬼道：「要緊事也是如此滑法？」無二鬼道：「不必爭執，今已夜深了，明日我差外老十去罷。列位明日也要早到。」說畢，俱各垂首喪氣而散。到了次早，外鬼奉無二鬼之命，走到竹竿巷裡，來在下作鬼的門首。此時門尚未開，高聲叫道：「下作鬼哥在家麼？」這下作鬼原是湯裱褙的徒弟。自從得了湯裱褙的傳授，才學會了這個下作武藝。吃穿二字，俱是從這條下作路上來的。湯裱褙雖死，下作鬼不忘他的恩情。請了一位丹青，將湯裱褙的像貌畫了一副影，又寫了一個牌位，上題著「先師裱褙湯公之神主」。旁寫孝徒下作鬼奉祀。請五浪神給他點了主，供在一座房內，諸日鎖著門。即他妻子也不令他看見。每逢初一十五，燒香上供，磕頭禮拜，求他陰靈保佑。昨日八月十五，上供之後，下作鬼夫妻二人散福賞月，多飲了幾杯。夜間未免又做些下作勾當，所以日出三竿，尚然酣睡。睡夢中忽聽有人門外喊叫，遂將二目一揉，扒將起來，披衣開門，往外一看，遂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道是誰哩，老外你從何來？因何來得恁早？」外鬼道：「我奉無二哥之命，特來請你，有要事相商。」下作鬼遂轉身進內，對他妻子說：「無二哥著老外來請我，倘有人來找，只說我往無二哥家去了。」說畢遂同外鬼出門，直往踩遍街而去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下作鬼的老婆是個溜搭鬼，善送崇下神，做巫婆。自從再蘸了下作鬼，實指望做對恩愛夫妻，不料下作鬼拿著老婆竟做了奉承人的本錢，溜搭鬼也樂得隨在風流。聽得外鬼聲音，遂說跟了無二鬼來了，因此也就起來，搽脂抹粉，慌成一片。原來無二鬼素日常到下作鬼家中來，與溜搭鬼眉來眼去，兩下調情，下作鬼只裝不知，久而久之，背著下作鬼，兩人竟勾搭上了。及溜搭鬼出房，見無二鬼沒來，未免淡幸。抬頭見下作鬼的祖師堂門，不曾鎖去。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他的這個牢門，出鎖入鎖，今日我可進去看看。」及至走到湯裱褙的影前，只見他縮著頭，抖著膀，探著腰，笑迷糊的兩隻眼，伸著四寸長的一條溜滑的舌頭。不覺大怒，氣恨恨的把門鎖了。因想道：「我那情人色鬼哥哥，想他的病今已好了。我今日無事，何不前去一敘舊好。」想罷遂將大門掖上，出門直往煙花巷而來。及至進了色鬼的大門，來到色鬼的臥房，看見色鬼面如金紙，瘦如乾柴，遂問道：「色哥，你的病體好些麼？」色鬼一見溜搭鬼，不覺滿心歡喜，問道：「情人為何許久不來？」溜搭鬼道：「家裡事多，總不得閒。」說著就在色鬼牀沿上坐下。見一個年幼家童，送茶過來，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白面皮，尖下巴，兩個眼如一池水相似。溜搭鬼接茶在手，遂問道：「這個孩子是幾時來的？」色鬼道：「是前月新覓的，名叫小低搭鬼。」溜搭鬼笑道：「無怪你的病體直是不好。」色鬼道：「實因無人扶侍，並無別的事情。」溜搭鬼目觸心癢，不覺屢將服去看他。小低搭鬼也用眼略瞟了兩瞟，只是低著頭微笑不語，溜搭鬼向色鬼道：「病體如此，也該請位郎中看看才是。」色鬼道：「此地並沒位好郎中。」溜搭鬼道：「眼子市裡街西頭流嘴口。胡謔家對門，有一位郎中，是南方人，姓賈，號在行，外號是催命鬼。新近才來，卻是一把捷徑手，何不請他來看看？」色鬼聽說，喜之不盡，遂差小低搭鬼牽了一匹倒頭驢子，前去請催命鬼。小低搭鬼走到眼子市裡問著催命鬼的門首。便叫道：「賈先生在家麼？」只見催命鬼穿一領陳皮袍子，戴一頂枳殼帽子，腰繫一條鉤藤帶子。搖搖擺擺，走將出來問道：「那家來請？」小低搭鬼道：「煙花巷裡色宅來請賈先生調理病症的。」說畢，從拜盒內取出一個紅帖來。上寫著「年家眷弟色鬼拜」。催命鬼接帖在手，便長出一口氣道：「連日不暇，今日更忙，如何能去？」小低搭鬼道：「賈先生不必推辭，今日來請你，是溜搭鬼舉薦的，千萬去走走才好。」催命鬼遲疑多會，將頭點了兩點，說道：「本情實不能去，但溜搭鬼與俺素日相好，且又是隔壁同行，今日不去，異日何以見面？忙也少不得去走這一遭。」說畢，回家取了藥箱，叫小低搭鬼背著。賈在行上了倒頭驢子，直往煙花巷而來，要知後事，再聽下回分解。